



檢查者 李文琦
覆查者 譚新嘉

冊 共存肆冊

書名	容齋四筆	(第 叁 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修大字本	
裝式	線裝 函裝	
卷數	數 序日第壹第貳	
葉數	數 叁拾叁葉	
行格	半葉拾行行式拾壹字	
高廣	高陸寸六分 廣壹尺五分	
邊口	左右雙線白口 行字數下口 梓刊工名 第壹壹葉尾下 梓字數 第肆肆葉尾下 梓字數 同有 己 重刊等字	
印章	首尾有本館木人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 叁 月 叁 日



容齋四筆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結美堅諸志於議論雖黃不復關抱而稚子穠每見美堅滿紙輒曰隨筆美堅皆太人素所游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之業傍必伏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穠嗜讀書雖就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二番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

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為序并獎其志六慶元三年
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齋四筆目錄卷上

第一卷

十九

孔廟什次

周三公不特置

周公作金縢

雲夢澤

閔雎不同

迷疑歌擬

三館秘閣

亭榭立名

十錢

犀舟

畢仲游二書

列子與佛經相參

韋孟詩筆跡

康衡守正

西極仙人

詔令不可輕出

戰國策

范擘漢志

繕修犯土

第二卷 二十則

諸家經學與廢

漢人姓名

輕浮排謂

鬼谷子書

有美人堂詩

張天璣小節

城狐社鼠

用兵為臣下利

誌文不可無

趙毅鳴犢

五帝官天下

黃帝李法

抄傳文書之誤

二十八宿

大觀元夕詩

顏魯公帖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待制知制誥

裴行儉景陽

北人重甘蕉

第三卷 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稱李杜

此日足可惜

粉白黛黑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怖州佐

祝不勝詛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中天之臺

寶年官年

雷公炮炙論

治藥捷法

陳翠說燕后

燕非強國

水旱祈禱

第四卷

十五則

今日官冗

藥城和張安道詩

和范杜蘇四公

外臺祕要

六枳關

王荆公上書并詩

左黃州表

李郭詔書

兩道出師

杜韓用歇後語

唐明皇賜二相物

一百五日

老杜寒山詩

譽石之毒

會合聯句

第五卷

土木偶人

饒州風俗

翁齊菜茹不同

伏龍肝

勇猛無常

趙德用金石錄

韓公薦士

王勃文章

已覽詩書

藍田丞壁記

錢武肅二政元

黃庭換鵝

宋桑跡

馮夷姓字

第六卷

五則

韓文公逸詩

竇叔向詩不存

用柰花事

王廖兒良

徒木債表

建武中元續書

草駒書蟲

記李履中二事

乾寧西夏試進士

臨海蠲圖

東坡作碑銘

洗兒金錢

生命失故事

扁字二義

沙羅樹

第七卷

二

縣尉

少仙

杜詩用愛愛二字

西太一宮三言

由與猶同

人為慶哉

久而俱化

黃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繁瀉渠

替戾岡

文潞公平章書事

考課之法廢

小官受俸

第八卷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狄監盧丑

項韓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魚

壽寧侯印

茸附洽疽漏

莆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孫用疊話

文書誤一字

歷代史本末

賢者一言解疑詰

第九卷十六則

蔣魏公逸史

沈慶之曹景宗等

藍尾酒

歐陽公辭官

南杜語音不同

南舟北棹

魏封置人

游義倡

姓源韻譜

聖人過實

作文句法

書簡簡習

健訟之誤

用史語之失

文字書簡謹日

更衣

第十卷二十七則

過所

露布

東坡題潭帖

山公啓事

親王回庶官書

責降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詭秘殺人

富公遷官

唐藩鎮行墨勅

吏部循資格

五行紀音

五行化真

錢忠懿判語

王逸少為勳所累

鄂州南樓廢崖

黃魚家出處

十一卷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年利

三典司樂府

譏議遷安

常何

李密詩

寺監主簿

温大雅兄弟名字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曲呂

樞密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誨葛延之

用書雲之誤

張族為譏武后濫官

唐王府官限下

御史風聞

唐御史遷轉定限

十二卷十三則

小學不講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陞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知子

當官營繕

治歷明時

仕官捷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戲

神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兩罷相

十三卷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宰執子弟廷試

國初救弊

房元齡名字

二朱詩詞

金剛經四句偈

四蓮華之名

黑法白法

多心經偈

天宮寶樹

白分黑分

月雙閨雙

踰繕那一由旬

七極微塵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執政贈三少不同

唐孫處約事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樞密書史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范正辭治饒州

榮王藏書

秦杜八六子

十四卷十四則

祖宗親小事

王居正封駁

王元之論官冗

梁狀元八十二歲

太宗恤民

潘游洪沈

舞鷗游蜻

郎中用資序

臺諫分職

正元朝士

表章用兩臣字對

劉夢得謝上表

陳簡齋葆首詩

仙傳圖志荒唐

十五卷 十五則

微廟明宰輔

教官掌機奏

經句全文對

北郊議論

討論濫賞詞

尺八

三給事相攻

朱藏一詩

蔡京輕用官職

節度使改東宮

衛官

宰相任憲

四李杜

渾脫隊

歲陽歲名

官稱別名

十六卷 十二則

漢畫蘇子卿

昔賢為卒伍

兵家貴於備豫

渠陽蠻俗

寄資官

魏肅帶將仕郎

郡縣用陰陽字

杜畿李泌畫晉

嚴有翼詆拔公

曹馬能收人心

取資將帥不利

李端揚海恩

卷齋四筆目錄

卷齋四筆卷第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四配出故坐
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以居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
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
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美
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三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六官
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皆兼領六卿未嘗特置也
周公既為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
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
為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
為先後而師傳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於史官者不言
其人作如虞書五篇紀一時君臣吁謨都俞及識其政
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

越自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
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則
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二篇周公作大誥康
誥酒誥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
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案此篇除冊祝二三
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
利於孺子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誚公公命我勿
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家之語出郊及
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藪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云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各為一處禹貢所言雲二夢作又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邛夫人弃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楚子濟江入于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之言今為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為澤前漢叙傳子文投於澤中音皆同

關雎

關雎為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云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音句曰詩人言雎鳩正恭敬足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

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拊鼓人上堂退反燕飪體安志
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請故詠關雎之說淑
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亦離之詩列於王國
風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為衛宣公之三詩閔
其兄殺之且見害作慶思之詩亦離之詩是也此說亦
為可議

迷癡厥撥

詞謂笑也取家世俗謂之迷癡亦曰迷嬉中心有
見諸類而者謂之緬靦舉措脫略觸事乖忤者謂之
厥撥雖為俚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云墨衰墨擊

吐應數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取世謂之取怯對四
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眉屎勅夷反方言江淮之
間謂之無賴眠音緬姪音矜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
謂以言相輕嗤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
衣毋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發揚貌蹶行遽貌入菑亦
指其荒率也

三館秘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
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脩國史其次領
集賢若若只兩相則首廳兼國史唯秘閣最低故但以兩

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
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
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鎮有異乎恬於進
取乃除直秘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美
雲漢連

神宗重其選

謂太宗也

國士比為仙玉搢鉤陳上丹梯

斗邊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
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
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秘閣只為貼職至
熙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又俗
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禮乃具
筵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曰昇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
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詭亦非是
東坡六一客云近看哥書問之曰曹尋得好亭之名
蓋謂其難也秦楚村在宣城於城外立一亭目之曰
知有用杜詩已知山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滄海愁之句
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
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其難矣

未嘗唐出二書由有其類幽勝或標之曰不與論政
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一錢

市肆間又其論錢陌者云十錢言其言又數指百無所
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後漢書襄楷傳曰臣聞
獻祖其太平經聖帝三篇云聞其玉書之經極於此
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一以真時若
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因無生者其書云傳於今
唐章懷太子之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盡一
種十生無一失耳其盡死之義亦與錢陌之事無涉

其字則同也

犀角

張衡應問云犀角動機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
器不犀利音義自今俗謂之犀角犀犀也犀其
新奇然為文者未嘗用之然子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嘗國書蓋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十一
言利害者以十百數聞朝廷而莫不驩然相賀唯畢
仲游一書究其書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
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

蓋散青苗置市易歛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化患
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後欲無害其知
變置之事是以自說而自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置市易
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射利而傷民者一掃而空之則
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恤其言
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深
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其人而無聽之
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罷者可留蠲者可復
歛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
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

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
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
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復行
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
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後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
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
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
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抹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
父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

東坡公在館閣頗因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而天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三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不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月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辨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哉

是人所未見危之謂以游其間也
公得書後然其見如其慮也
待其言也
佛經相文

張湛序列子云世言大略明辯可以至虛為宗者皆以
無滅為驗神惠以變寂常本相念以善物自變三覺
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三讀天瑞為靈
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生者安知
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言又安知吾今之

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
精爽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
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歸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
默行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
游也形姿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
櫻桃書是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語一言不宜輕發況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
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為皇后矣時陰驪華為貴人帝欲
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
詔曰昔以貴人有子而後立為后而固辭不取
當列於勝妾朕嘉其義議許封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
為侯皆前世妃嬪所成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
彊而立貴人為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
矣郭后豈得安其位乎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雜言本字多誤脫為半
字以趙為首以齊為立如此類者多予案今傳於世者
大抵不可讀耳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
記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

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群書但擇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
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元
豔悉可稽考視向爲有間矣

范曄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
隨畢遇畢敗悉蠟以覆車宗文帝令丹陽王徐湛之就
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爲恨其志今關事本傳載臺
在獄中與諸生姪書曰竊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
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注中引之公注書初
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云本朝乾興元年判
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以淳化五年監中所
刊後漢書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
志云新唐書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十八卷不知
昭爲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繕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
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
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貶詔言以

為聖合新繕修犯土禁不可又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容齋四筆卷第一

容齋四筆卷第一

諸家經學興廢

諸子問漢儒不傳授諸經... 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 諸書其本亦為... 興釋文卷上... 至漢初出... 又有京及... 相三... 亂梁立之... 注行于世... 世所重... 韓康伯等十人... 注... 唯韓傳尚書自漢

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者武帝時出於孔安國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豈事不獲以聞也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預之徒也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始出而傳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遂盛於漢以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子夏之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曰齊詩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大毛公為之說訓以授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朝不列於學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

唯三詩鄭氏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博士禮
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倉傳十七
篇曰后氏曲禮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古
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
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篇
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
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高為晚出
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
氏無書公羊興於景帝時穀梁盛於宣帝時而左氏終

西漢不顯治章帝乃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自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魏何晏集諸家之說爲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褒貢禹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高祖時又有謁者貢禹梁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僕射王褒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廚監邠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爲荊州刺史要直閣將軍董蠻與同行蠻曰殿下癩如雷敢相隨耶子響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癩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醜藉乃改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之身清肅爲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

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鄉而賤者乃可鄉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話稱其儕流必曰某丈談其所事牧伯監司亦然至於當他人父兄尊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壻亦云某丈或妾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字皆大人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子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

秋不得以茂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冬之功輕喬高松之末延貴一日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之謂安陵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臣嬖妾不敝席寵臣不敝軒臣不棄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有是謂說夫以臆皆以色而為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反者尚能無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領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讀者疑海不能立黃真乃言是

為老杜所誤因舉三天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
下垂四海之水肯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
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
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為渝州刺史嘗與子厚交其詩多與子厚
相類更無人敢與共語嘗使員外郎張可充之檄至夔
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
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遂為上客歸而薦諸天子甫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

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醉去老大行年七十有
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麩五兩肉八兩魚酒
佐之以此為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
而已數數夢見此相公語論如平生言其人在天仙
而老矣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
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刻諸石
予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德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
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

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三豎說
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
燠也臣未嘗見穰狐鼠攻社鼠且燠何則此說者然也
穰狐之字其音且新

用為巨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曰欲與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
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無所獲而臣下無所獲其自謀非
國計也勝義未可知也臣曰夫勝義所主士為得富貴之歡
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世其說曰夫勝義所主
士為得富貴之歡

此一說以議論古人有之不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曰臣
得嚴安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即略歲州建城邑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
也正如此意明也以為然乎又記魏太武時南邊諸將
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
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皆西兵守將從陛下征伐
西平赫連北破城多獲美文以寶南邊諸將聞而慕
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曰魏言為國生事不可從也
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一序之一書云志
文路中已作得太半到此自見未絕筆許得十日半月
乃成然書大事略小節已有六千餘字若織采書畫竟萬
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意欲欲物務
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謂苦數日方寫得了讀道持納表
病眼眩辭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千
二日字銘詩百六十字云子鄉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
行狀九千言備州士人詣闕上書二萬言使讀之者豈
不厭倦作文者且戒之坡帖藏梁氏竹齋趙晉言鐘石
於湖南憲司其觀

趙殺鳴犢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
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
鳴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
二人姓名云鳴犢鑿鑿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
犢實鑿鑿也鑿鑿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
指鳴犢一人不論實鑿也韓退之將歸燕亦云孔子之
趙聞殺鳴犢作序案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實鑿
鑿舜華說苑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鑿鑿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五帝官天下

漢蓋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
意欲求禪而死故或去官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
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苑三公
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名群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
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
皇帝歎曰五帝德出千五帝王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此說可以為證輒記之以補漢注之缺將濟萬機論
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
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
世系表李氏自臯陶為堯大理歷虞夏商世世作此官
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
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子案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
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為李說苑載胡建事亦
為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五行李往來杜預注
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
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臯陶作大理

傳子孫不改迨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又任倉氏
氏不足道矣表系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傳文書筆吏不謹至於成行脫漏予在三館假
度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
予令書曰庶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周益公以蘇魏公
集付太平州鑄板亦先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
序去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內蹄得免忘言而後可
言以上一句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之憶莊子
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足而

是也... 政宗... 因... 所... 志... 在... 亦... 天... 獸... 名... 也... 舞... 下... 殿... 故... 下... 句... 在... 應... 以... 語... 支... 人... 之... 道... 皆... 無... 實... 取... 所... 藏... 本... 是... 正... 之... 此... 一... 節... 其... 類... 集... 六...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書記前
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

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元夕詩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以恭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領聯云今夜華燈照九衢風煙火過灑中席上和者皆莫不闕然未幾而京師陷矣其夜亦援於其容周子雍得句云此夜何如萬劫中問誰能守此心夜未中為時景所稱一緝其詞人皆受命於陳無已詩有句法則作文為詩亦無所取乎

類書公姓

類書公姓義宗自即位以來盡罷朝儀故有刻見一他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原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進道時為千古罪人也雖貶居遠方終身不耻汝曹當須謂吾言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謫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之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以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未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并通判通判兩任滿有

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効或有舉薦者
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
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重遠近之差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
運任滿亦有三司使成都路次二路京東西淮南又
其次江東西荆湖南又次之二廣福建梓利夔路為
遠小已上三路皆轉運使在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
或歸任省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軍任內提點刑獄則
不拘路分輕重除按路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
則一以滿然之京路皆不任親民事為通判使

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隔不復以序升權去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由員魯公躬自備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
恭公獨為相其弟婦李氏與公孫女曾出也當月日出
拜恭公迎語之曰六叔婦曾二儂從官想甚喜應聲對
曰三舅何伯伯提挈極驩喜只是外婆不樂恭公問故
曰外婆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
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汝恭公默然自失後竟改
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
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在外家也其意甚悲如此國家故

事修注官次補必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
下而欲先遷司馬公以力辭二字皆除待制其雜壓先
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為定遠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軍于北暮已
立營壘壕既固吏命徙營高岡吏白土安堵不可擾不
聽從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
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營如我節制毋問我所
以知也案戰國策去魏擊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
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

水大... 裴行儉... 景陽怒曰女... 之...

甘... 虛賦... 相如... 廉... 武至... 亦請... 其...

卷之二

...

